

影木之舟

中国人克服虚无主义的一次尝试

张子夏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克服虚无主义的一次尝试

Le Bateau de Vingnu

影木之舟

张子夏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影木之舟
张子夏 著

责任编辑 沈国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56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9490-627-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本书由浙江工业大学

浙西分校资助出版

序

之前写过一篇序言,语言相当婉转。起初,我想在第一本书中留给读者谦卑恭顺的好印象;但因为自己看了都觉得矫揉造作、令人作呕而被我丢进了废纸篓。同时,我希望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都能先整理好自己的偏见,以坦诚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内心。否则你只会徒增一个批判的对象。当然,这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我不想撒谎。因此我必须承认,我是个自大的人。我总喜欢把自己和一些天才搅在一起:荷尔德林、贝多芬、凡高、尼采。我觉得我所站立的位置,所看到的世界,与他们没有太大区别。人们喜欢把他们作为精神病人来看,即使他们有杰出的成就。我们这些疯子喜欢太阳,喜欢诸神,喜欢海船。正常人看不到我们眼中的景象,称我们为疯子;但在我们看来,虚无的世界与虚无的人类才是足够疯癫的。

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人克服虚无主义的一次尝试”。

虚无主义是这个时代最严重也最根本的问题。这是一场灾难。经过深入的思考,我发现中国古代智慧在克服虚无主义的方面比西方思想蕴藏更大的能量。中国人的思想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能有更深刻的领悟。现在人们总抱怨说,中国没有大师。我在这里预言:当睡狮觉醒的那一刻,人们将说,欧洲没有大师。

第一部分写的是一个傻小子摸着石头过河,偏执地钻破牛角尖的经历。坦白地说,我感觉第一部分的内容相当幼稚。分析式的方法对于真正的哲学来说完全只是鸡肋。我写第一部分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在第二部分能够更好地进入角色,不至于产生太大的误解。但是否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第二部分事实上是对第一部分的颠倒。我在第二部分中所站的位置与第一部分完全不同。第一部分的重点在于将问题突显出来。对于已经被理性化的现代人来说,第一部分或许是必要的。我敢打赌甚至有人会认为第一部分比第二部分写得更好。无论如何,第一部分的写作对我来说简直是地狱般的折磨,那种感觉糟糕透顶。特别是不得不援引诸多文献;“旁征博引”这个词在我眼中是足以让自己无地自容的耻辱。一直以来我都只爱用自己的牙刷。

第二部分对许多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斥责;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还有少部分是印度人的。第一,我是有民族精神

的人,不喜欢把那点众人皆知的家丑翻来覆去炒得沸沸扬扬;第二,我觉得现代中国人的虚无状态更多地来自西方思潮的影响。我想让大家看清我们曾经无上推崇的神一般的西方思想的弊端。对于西方思想,中国人基本上未经批判便全盘接受了。欧洲人的文化正在走向低谷,充斥着黑暗与死亡的味道。幸好我们还没有陷得太深。可是如果依旧迷信欧洲文化,最终也一样会掉进深渊。许多人往往认为欧洲文化比我们进步;而我得说,那只是比我们更堕落而已。中国人有希望更早走出阴霾。中华民族古文明的伟大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另外,绝大多数人必会痛斥第二部分语调过于张狂,观点过于偏激。然而,要使一个天才的文字符合普通人的口味,那才是真正的狂傲。普通人喜欢把天才也当作普通人看;如果我们连自我承认都不可以的话,这个世界上将没有天才。套一句弗兰茨·卡夫卡的话,这本书的情况正是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仅仅需要自我麻醉的话,很多其他的书会更合适。

这是一本会带来严重误解的书,我不指望太多的人能读懂它。同样,也不要指望我会接受那些半生不熟的学术批评。虽然我还是抱有美好的愿望的。我也幻想人们能站到山顶和我一起沐浴阳光;但我明白现在这只能是幻想。我的思想或许会在某个时代闪烁光芒;或许就此石沉大海。不管怎样,我都会堂堂正正站在这里,绝不闪躲,笑

影木之舟

看射向我的虚无之箭化为乌有。

至于本书的书名,源自晋代王嘉在《拾遗记·瀛洲》中的记载:“有树,名影木,日中视之如列星。万岁一实,实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轻。”我想用这艘散发金色光芒的海船吸引更多在大海上迷失方向的灵魂。但请不要直直盯着这艘船,这里没有你想要的答案。这本书只是导论性质的。想要摘取万年之实,就要先找到做成这艘船的生命之树。

假如你在序言中看到了我的真诚,那就请相信我并鼓足勇气继续读下去。

二〇〇九年六月,于衢江畔

MULLU

目录

序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我·世界	3
第二章	语言·存在	34
第三章	现实·梦	68

◎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文明·虚无	103
第五章	人性·爱情	139
第六章	艺术·家	170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就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来说,有待思想的东西的伟大处是太伟大了。也许我们能够修修一个过程的一段段狭窄而又到不了多远的小路也就疲惫不堪了。

马丁·海德格尔

第一章 我·世界

我究竟要从哪里获得最初的线索？这个问题已经给出了提示——从“我”中。但“我”向来就是一个最难以领悟的东西。人们总是试图为“我”开辟一条可以通达的道路。但这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德尔斐神庙中那唯一的神谕像是对道路开凿者最大的嘲讽。但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开凿一条道路，因为似乎无论从哪条道路出发最终都会回到起点——无论在结尾处是否已然言明。想要真切地来观察“我”，就需要摆脱如此固执地与我形影不离的“我”。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无异于想要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沼泽。

诚然，我们可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像，但这也只是影像而已。所以，想要从由“我”出发的东西中来“反照”自我，便也是徒然的。“我”不可由一种对照发现，因为这一对照首先是由我出发的对照。如果从由我出发的东西中来找寻通达“我”的道路，只会画出一条偏离的曲线。“我”是最切近的，也是最遥远的。

“我”也不来源于一种自我意识。难道事情会是，在我没有意识到“我”的概念之前，我就不存在吗？如果说我意

识到自己,那岂不是说,首先给定的是给出意识的我吗?“我”是一种先行于意识的东西。并且,无论对于感觉、直观还是判断,“我”都是先行的。“我”作为一种前意识的东西在意识,作为一种前感觉的东西在感觉,作为一种前直观的东西在直观……这是怎样做到的呢?谜底尚未揭晓。但可以领会的是,“我”不可作为一种现成的意识、感觉、直观等等来看待。那么,我意识到“我”,我感觉到“我”,我直观到“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又是在何处得到这些“我”的呢?这个“我”又是谁?

笛卡尔用怀疑主义走到了“我思”。可是,在“我怀疑”的时候,我恰恰只是在“思”。如果我没有“思”,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难道怀疑主义真的有权怀疑不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东西吗?笛卡尔没有再走下去,因为眼前的路一片漆黑。是“我”挡住了所有的怀疑之箭。并非因为“我”是不可怀疑的;而是因为“我”是怀疑无法到达的。虽然看上去像是一回事,但仔细领会就可以发现,这里说的不是“不可质疑”,而是“不可置疑”。笛卡尔清楚地知道,他在之前可以轻松地把怀疑放在诸存在者身上,但当碰到“我”的时候,似乎是碰上了峭壁,怀疑只能在底下远远仰望。说是仰望,其实更像是目无焦点地四处寻视。所以怀疑主义说:“我累了,就到这吧。”碰上“我”的时候,无坚不摧的怀疑主义也显得力不从心。

得到纯粹的“我”最理想的状态似乎是:一、无思;二、死亡。但不幸的是,在这两种状态下我将无法写出任何东西。但这却给了我一个提示:本真的“我”在思想与语言之

外。我不太喜欢把“先验”这个词套在“我”头上,因为这似乎不关时间性什么事,更不要说经验了。这一不可思议者永远站在一条鸿沟对面。——当然,这只对于思想与语言来说是一条鸿沟。“我”能轻易地以奇妙的方式“作用于”思想和语言;而思想和语言却只能遥望这位尊者。这样说并不夸张。在思想和语言的范围内,我们只能说,“我”具有更高的权力,能在我们望而兴叹之处如履平地。“我”是不可思也不可议的;而我们却有一种先行的领悟。这种领悟又来自何方呢?

理解与领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如果说理解是光芒闪耀的,那么领悟是黯然无光的;如果说思想是一扇大门,那么领悟是一个小窗;如果说理解是康庄大道,那么领悟是林间曲径。——然而,领悟总能在理解难以到达的地方有所收获——虽然有时显得那么荒谬、没有逻辑、独断;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地方使用理性只是画蛇添足。因为盲目崇拜理性同样也只是一种迷信而已。——一种科学万能论带来的迷信。我不否认理性是一样“有用”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哲学中能有多大作为。

与科学一帆风顺的上山之路相比,哲学的下山之路显得更为艰险。我们必须时刻提防陷阱,在峭壁上寻找难得的立足点,并保证在偶然向下张望时不要目眩。人们总是只关注上山的人。——因为他们虽然放弃了立足点,却在向上攀;与此相比,那些放弃立足点向下爬的人在人们眼中永远显得如此荒诞和不值一提。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欧几里德三维空间中，线是由点构成的。首先我们知道的是，线有长度。但我们尚需追问的是：点有长度吗？一种有长度的东西是如何以一种没有长度的东西构成的呢？面与线、体与面的问题也同样如此。这也不是作为空间的一个特例，时间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例如，如果时间是一维流动的，那么如何在时间上找到一个“点”，一个“现在”呢？在一物从静止变为运动的“瞬刻”，此物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我们对这样的冲突总是视而不见，习以为然。对于“我”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总是试图描述一种现实状态，划分各要素，然后把这些要素拼拼凑凑，作为既定的法则。

一种从分解到再整合的过程中，许多东西都已经变质了。因此，我们应当重视领悟，一种看起来不怎么科学不怎么有逻辑的方法。但至少，这是直接的。不过在此我必须澄清，我说的是“直接的”，而不是“纯粹的”。有人说，哲学家都是骗子，因为他们说的东西都不是最纯粹的。我想说的是，那种“纯粹的”东西至少不是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的。

哲学家所要做的不是搭建一个博物馆，然后引导大家进行参观；毋宁说，哲学家只能向后人指出迷宫的入口——至于是在其中迷失方向，或是半途而废，或是走向终点，这就要全凭自己的领悟了。哲学书不是格言集，哲学家也只是启明星。如果没有领悟，从中看到的只是一堆尸体罢了。其所得也莫过于人云亦云地背诵一些“名言警

句”。我们所要做的是从先哲的著作中领悟，然后描述出所领悟的东西来。但这一描述总是痛苦的。因为有的东西是无法诉诸文字的。一旦形成文字，就难免进行建构。一条直线是无法描绘一张网的，更不要说这张网之外蕴含的某些东西了。概念、定义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我们不能固执于这些东西，而要注目于理念背后隐藏着的世界。想要靠别人的脚走路是不可能的。这条道路始终要靠自己开凿，而不是靠前人铺平。否则无异于跛足前行。

如果说，我是“我”的投射，我来自“我”，那么情况起码是这样：我被“我”投射到了某处。我所有的一切在“我”中都是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某处扩散开了，就如同墨汁在宣纸上化开。而这一投射乃是聚焦。“我”被聚焦到某处，并在某处散开，以某种方式与此处融合。就像点在线中，以某种方式扩散开来，从无长度者成为有长度者。那么，这个“我”首先无我。这个“无”不是虚无，而是作为“有”的可能性的无。无不是一种空虚，而是一种先行状态。在许多国家的神话中，高阶的神总是生于混沌。从混沌到清明，这是对“无中生有”的描述。无之所以作为混沌，乃因为它是局外者。甚至这种“无中生有”之何以可能，我们也是无知的。我们已经惯于生存于此局之中。即便可以窥向局外，却无法越过这道鸿沟。这就像虽然我们可以从墨迹中看出墨汁，却始终只能把墨迹作为墨迹来看，而不是作为墨汁来看。我如其所是地作为已经散开的我呈现在我面前。如果要从我中来得到某种纯粹的“我”，

必须把我从已然散开之处剥离出来,然后以某种方式还原。而这是做不到的。我在散开的时候,已经作为可能性的某种确定样态在某处固定下来了。即使把我剥离出来,也无法洞悉这个混沌的可能性总体。仍然用前面的类比:我可以看出这墨迹是墨汁所作,但任何“纯粹墨迹”都无法言明墨汁之为墨汁会成为何种墨迹。

形而上学所做的努力全在于抽象的上升,并认为这样可以到达一种纯粹状态。形而上学的努力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其拒绝对无的领悟。在形而上学看来,本体应当是一种实体,因为实体只能由实体衍生而来。因此,形而上学的理解是,实体以某种方式从本体变为存在者,那么存在者也可以由同样的路径还原为本体。但这只不过是形而上学一厢情愿的看法而已。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所走的是一条单行道,甚至在到达的同时我们已经忘却了之前的一切,那我们要怎样原路返回呢?然而,“无”这种东西对于形而上学来说显得太过玄奥了。

汉字的“我”作为一个象形文字始终保持着其原始的意义。“我”字是作为一个兵器状的文字出现的。这意味着,“我”乃是兵刃相向者。兵器用于战斗,战斗指向冲突,冲突指向差异。某种差异让“我”大动干戈,投身战场。这一战场乃是我之被投射,在其中散开的战场。这一冲突乃是无与有的冲突;这一战场乃是世界战场。

在这里,我们要把“世界”这个词先行展开。“世”是一个界限。“世”字最早是在“止”上加三个圆点。古人说,